

陈彦现代戏剧作选

长安戏剧文集

陕西人民出版社



长安戏剧文集

陈彦现代戏剧作选

陈彦 著

陕西人民出版社



秦天行

经过大家的努力,集结戏剧创作和戏剧评论优秀之作的《长安戏剧文集》第一集终于出版问世了,这对我省戏剧界来说,无疑是件值得庆贺的事。

西班牙著名戏剧家费特列格·加西亚·洛尔伽曾经说过:“戏剧是提高国家水平最富有表现力和最有效的工具之一,是衡量一个国家的伟大或衰落的温度计。……一个民族如果不协助和鼓励它的戏剧,那么它不是已经死亡便是危在旦夕。同样,如果戏剧不能感受社会的脉搏、历史的脉搏,不能感受它的人民演出,不能把握住它的景物和精神的真实色彩,以及伴随而来的笑声和泪水,它就不配自称为戏剧。”作为一个长期在文化宣传战线工作的战士,我深深理解戏剧事业对我们这个社会的重要性。

应该说中国戏剧的起源、发展和陕西这片土地有着深厚的渊源。在戏剧文学领域陕西也有着悠久而光荣的传统。远的不说,明代的康海、王九思,清代的李十三,近当代的范紫东、马健翎等都以他们不朽的剧作成为中国文化史上的亮点,让陕西人引以为骄傲和自豪。20 世纪中叶的延安革命文



艺运动,又给我们留下丰厚的戏剧遗产,奠定了中国当代文艺的大厦基石。这些都无不影响、促进着陕西戏剧的蓬勃发展。在建国 56 年来不断结出丰硕的成果,涌现了一批又一批的优秀作品,培养出了一批又一批的戏剧创作和戏剧理论人才,使陕西成为一个众所公认的戏剧大省。

“剧本剧本，一剧之本。”在长期的艺术实践中，我们愈来愈深切感到：一个优秀的戏剧作品、一种高水平的戏剧评论，对一个艺术团体的成长，对一个地区戏剧艺术的兴衰，乃至对整个文化事业的发展，都有着异乎寻常的重要性。一个好戏会有极大的示范和带动作用。有了好剧本，各个艺术门类的努力都能结出鲜艳的花朵。反之，所有的努力往往会无功而返，造成人力和财力的很大浪费。这方面的教训是深刻的。

有一位大文学家曾经说过：在所有文学种类中，戏剧是最难驾驭的一种样式。这话有一定的道理。正是由于它的艰难，许多人望而却步，敬而远之，或者受不起折腾，另谋他业。再由于各种各样的传统观念和社会原因，致使剧作家的地位还没有得到足够的尊重，其权益也得不到应有的保护。这种状况已经造成了写戏的人越来越少，优秀剧本供不应求的局面。因此，我们一定要营造起一种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机制和氛围，给剧作家以施展才能的巨大空间。也唯有如此，戏剧艺术才能从根本上得到繁荣与发展。

正是基于这种认识,我们在经费紧张的情况下,筹资为我省有成就的剧作家、戏剧评论家出书,这一方面体现了我们政策的倾斜,鼓励优秀戏剧文学作品的涌现,鼓励更多人投身于这个事业。同时,借助这个载体,向省内外展示我省

戏剧事业的实力,再塑我省戏剧创作的崭新形象。

培养戏剧新人,繁荣戏剧创作,是各级文化主管部门一个长期的任务。出版戏剧丛书的事我们也将坚持下去。我们相信,只要有无坚不摧、锲而不舍的信念,艰苦奋斗、勇攀高峰的精神,我们的事业一定会兴旺发达起来。我们一定要把看得见、摸得着的艺术成果奉献给勤劳善良的三秦父老,用无愧于这个伟大时代的作品来装点我们美好的生活。

陕西省委、省政府提出的建设西部经济文化强省的号召激励着艺术家的创作热情,我们戏剧创作在新世纪一定能够有所作为,一定会创作出更多更好的优秀作品。

是为序。

2005 年 11 月

目 录

迟开的玫瑰	(1)
西部风景	(57)
十里花香	(116)
留下真情	(168)
九岩风	(223)
霜叶红于二月花	(284)

迟 开 的 玫 瑰

时间：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期至九十年代。

地点：西部某城市。

人 物

乔雪梅——十九至三十六岁，工人。

温 欣——二十一至三十八岁，乔雪梅同学，后任副市长。

许师傅——二十一至三十八岁，下水道修理工。

姨 妈——四十四至六十一岁，乔雪梅姨妈。

父 亲——五十一至六十八岁，乔雪梅之父。

宫小花——十九至三十六岁，温欣之妻。

芳 芳——十七至三十四岁，乔雪梅之妹。

婷 婷——十五至三十二岁，乔家养女。

豆 豆——十三至三十岁，乔雪梅之弟。

乔雪梅同学若干。

「乔家院子——一个极具民族传统建筑风格的民居小院。全剧从八十年代初到整个九十年代的故事就在这儿发生。随着时间推移,远景需不断呈现具有时代特征的新建筑群。而由一面矮砖墙半遮半掩在小院角落的一个下水道疏导井,却多年未变……」

[一群年轻人围着烛光翩翩起舞。同学们在祝贺乔雪梅十九岁生日,同时也在祝贺她考上重点大学。

唱起来，跳起来，
这是我们的大舞台。
贺你高考放异彩，
祝你生日乐开怀。
把烦恼抛到云霄外，
让人生永远火起来。

正当舞会高潮迭起时，画外传来姨妈的报丧声：
“雪梅，你妈她……她出车祸了！”

乔雪梅锐叫一声：“妈——”，手中红玫瑰落地，众

大惊。

[篝火渐渐熄灭。

[一声凄楚的伴唱飘至：

堵实了，堵实了，

下水的管道堵实了……

[伴唱声中呈现出许师傅在院落一角捅下水道的劳作身影。

[暗转。

—

[数日后。

[乔雪梅、芳芳、婷婷、豆豆紧紧偎依着姨妈和坐在轮椅上的父亲抽泣。

姨 妈 （唱） 天灾人祸难阻挡，
孩子们莫要太悲伤。
雪梅呀，你爸身残需赡养，
弟妹年小需衬帮。
姨妈来回细思量，
风雨中只怕你得做头羊。

（白） 雪梅，你妈单位上的领导，考虑到家里的实际情况，决定破格让你去顶替。

乔雪梅 不，姨妈，我要上大学！我要上大学！（哭着向房内跑去）

[芳芳、豆豆跟下。

乔雪梅 爸！（跪倒在父亲轮椅前哭泣）

[芳芳腰系做饭围裙和婷婷、豆豆从房内出。

芳 芳 （搀扶乔雪梅唱）

大姐莫着急，
上学仍按期。
家中由我来料理，
纵然是筷子能挑旗。

婷 婷 （唱） 我卖冰棍换盐米，

豆 豆 （唱） 我卖雪糕添寒衣。

婷 婷 （唱） 给爸擦洗我接替，

豆 豆 （唱） 送爸看病我搬移。

姐弟仨 （唱） 大姐你就放心去，

咱保证共患难相偎相依。

乔雪梅 （深受感动地唱）

小弟妹一个个深明大义，
猛然间都成熟难分高低。
做大姐怎能够只顾自己，
十字口人生路选择迟疑。
若不去，校门也许从此闭，
若不去，航船也许从此迷。
若是去，爸爸身残谁体恤，
若是去，弟妹年小谁怜惜。
无情的遭遇难回避，
面对苦痛先解疾。
大学深造暂放弃，
先下活这盘缺车少马的棋。

乔雪梅 不,去不成了。

温 欣 哎呀雪梅……

乔雪梅 (急忙挡住温欣的嘴)求你别劝我,这阵儿我需要鼓励,需要支持!

温 欣 雪梅!

(唱) 你怎能轻易做决断,
把美好的前程抛一边。
十年心血白浇灌,
剑未磨成先自残。

乔雪梅 (唱) 家临祸事弦音乱,
身为长姐怎偷安。
明早送你去车站,
此一别……但愿不是天上与人间。

温 欣 (唱) 雪梅讲话太伤感,
同窗九年情意绵。
临行打开窗两扇,
你永远是我梦中的玫瑰红欲燃。

乔雪梅 (唱) 窗里明月窗外见,
烤上你心中火一团。
窗外的花影更凌乱,
期待着折花的月夜梦莫残。

温 欣 雪梅,我……(无奈地)我理解你……无论怎样,我都永远永远爱着你!(紧紧抓住乔雪梅的手)

[宫小花与众同学上。

宫小花 呀,咱们来的不是时候。(不无醋意地)你俩同上一所大学,看没有多少拉手的机会,一个是校花,一个

是白马王子，真让我们望尘莫及呀。

温欣 小花，雪梅她……不去了。

宫小花 啥，开国际玩笑哩，牌子这么亮的大学不去，莫非你还想到月球上镀金去？

温欣 她真的不去了。

宫小花 雪梅呀，你咋给咱耍这冷彩哩？

乔雪梅 我家的情况你们都知道，我是老大，我……

宫小花 老大咋？将来还不都得各走各的路，各奔各的前程？雪梅呀，这事可不敢一时心血来潮……

乔雪梅 不，不，弟妹们都太小，再说我爸……

女同学 （掏出一个红纸包）雪梅，这是同学们为了支持你上大学凑的三百块钱，你还是去吧！

乔雪梅 不，不，我不能要，谢谢同学们的好意，我……我已经别无选择了。

温欣 雪梅，拿上吧，这是大家的一片心意嘛。

乔雪梅 不……不……

女同学 雪梅，即使不去，这钱家里也是急需的呀！

同学们 拿上吧！拿上吧！

乔雪梅 （极其难为情地接过钱）谢谢同学们！

众同学 （议论）唉，也真是的，遇上这么个灾难，撂下这一摊子，咋走呀！可真难为雪梅了。

宫小花 只是把这么好个名牌大学不上，太可惜了，可怜咱才考了个不入流的，要是能换一换该多好哇！

〔许师傅突然从下水道里冒了出来。〕

宫小花 呀，咋还有个打“地道战”的？

许师傅 对不起，味道不好闻。

宫小花 就是的,一股蒜薹味。(掩鼻)温欣,咱们都走吧,雪梅家里还乱着哩,就让人家好好收拾收拾。看,明天的火车票我都给咱买好了。

温 欣 我已经买过了。

宫小花 硬座吗卧铺?

温 欣 咱个穷学生还坐啥卧铺哩。

宫小花 哎呀呀,快退了快退了,这是我爸写条子让人弄来的两张卧铺票……(自觉失口),本来我是准备和雪梅坐的,现在倒让他拾个便宜。

温 欣 我还是坐我的硬座。

宫小花 咋,怕花钱?

温 欣 不,不是这个意思。

宫小花 多余的我给你掏过了。(硬将票塞进温欣手中)

[乔雪梅突感一阵不安,眼巴巴地望着温欣。

许师傅 哎呀,堵得实实的了!

[幕后男声独唱飘至:

堵实了,堵实了,

下水的管道堵实了……

[许师傅艰难地捅着下水道。

[暗转。

二

[四年后。

[许师傅仍在捅下水道。

[姨妈提着一个生日蛋糕上。

姨 妈 小许师傅，又在捅哩，咋三天两头的堵？

许师傅 人越来越多，管子太细，再加上管道布局又不合理，能不堵吗？今天谁过生日？

姨 妈 是雪梅。过去她妈老张罗哩。

许师傅 你这个当姨妈的也真够费心了，四年了，三天两头地来看他们。

姨 妈 我倒费啥心，这几年可苦了雪梅了。哎，人呢？

许师傅 雪梅买菜去了，乔大伯在屋里丢盹呢。

[姨妈向房内走去。

[许师傅钻进下水道。

[芳芳心事重重地上。

姨 妈 芳芳。

芳 芳 姨妈。

姨 妈 我娃咋了？

芳 芳 没咋……

姨 妈 没咋……咋蔫不出溜的？芳芳，有啥心事还不能给姨妈说？

芳 芳 姨妈，没有啥……

姨 妈 芳芳到底大了，心思还这么深的，你不说姨妈也就不问了。哎，你大姐今天把生日一过，可就二十三了，温欣大学也毕业了，搞不好他们的婚事很快就会有眉目，你大姐一走，家里这一摊子可就撂给我娃你了噢。

芳 芳 （终于憋不住地）姨妈！

（唱） 我明白肩上这责任，

也知道大姐该嫁人。

只是有把穿心刃，

左拦右挡扎透心。

姨 妈 （白） 啥事吗，还包得这严的？

芳 芳 （唱） 温州裁缝姜小敏，

姨 妈 （白） 啥，开裁缝铺？你看你这娃……

芳 芳 （唱） 他胸有大志人超群。

办厂意欲闯深圳，

非带走这片西部的云。

姨 妈 好娃呀，你叫姨妈咋说你嘛！咱且不说人家裁缝高低贵贱，就说你大姐连大学都没上，顶替你妈当工人，一月挣三十八块五，辛辛苦苦把这个家撑持了四年，熬也该熬到“解放区”了吧？没想到你咋斜插出这一杠子。哎，我看你都咋对你大姐张口呀！

芳 芳 姨妈……

[芳芳哭着向房内跑去。

[姨妈追进。

[已经变得有一种家庭妇女感的乔雪梅，一手拿着一个小弹簧秤，一手提着一篮菜上。

乔雪梅 （唱） 黄瓜长，豆角扁，

冬瓜茄子两头圆。

清早去买价难砍，

过了中午半价端。

南边菜市人和善，

斤斤秤杆翘上天。

北边肉市人凶悍，